

养生大医

仰望夜空，星团茫茫，银河荡荡。医国的天穹里陨落了一颗亮星。

它划过长空，曳出一道光的轨迹倏地消失。消失，只不过是肉眼看不见罢了。

物质不灭。流星已燃化成比尘埃还微小的美丽粒子，翔舞于宇宙之中。大医虽去，骨魂犹存，芳馨永驻。

海天出版社

燕子 / 著

养生大医

物质不灭。流星已燃化成比尘埃还微小的美丽粒子，翔舞于宇宙之中。

大医虽去，灵魂犹存，芳馨永驻。

仰望夜空，星团茫茫，银河荡荡，医国的天穹里陨落了一颗亮星。它划过长空，曳出一道光的轨迹倏地消失。消灭，只不过是我們肉眼看不

2053.6/46

海天出版社

燕文著。全篇以散文形式，结合中医理论，探讨养生之道。文字流畅，见解独到，是中医爱好者不可不读之佳作。

图书在版编录 (CIP) 数据

苍生大医 / 燕子著.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05

ISBN7-80697-511-X

I. 苍... II. 燕... III. 报告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54733 号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33)

<http://www.htph.com.cn>

责任编辑: 徐丹娜

装帧设计: 蒋南松

责任技编: 陈 炯

印刷: 深圳华润永昌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发行: 海天出版社经销

开本: 889mm × 1194mm 1/32

字数: 150 千字

印张: 6.875

版次: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6 月第 1 次

定价: 19.8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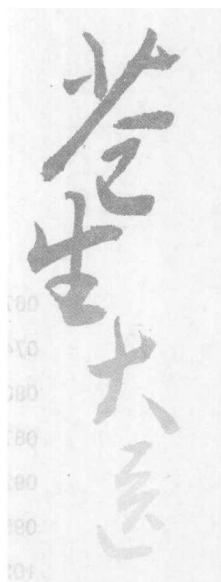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此书由

深圳市委先进办、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文联、海天出版社

联合推出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 001 / 开篇 生命的最后时刻
- 009 / ① 极尽哀荣
- 015 / ② 未亡人的心语
- 019 / ③ 神奇的传说
- 023 / ④ 郭家大院的背影
- 031 / ⑤ 不取贫者医资
- 036 / ⑥ 领受祖训
- 040 / ⑦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
- 045 / ⑧ 与狼对峙
- 049 / ⑨ 陈谢兵团的布告
- 054 / ⑩ 又结情缘
- 058 / ⑪ “军烈属免费 解放军免费”
- 064 / ⑫ 手心手背都是肉

- 067 / 13 新中国的召唤
- 074 / 14 著书献宝
- 080 / 15 两个女人的两大伤痛
- 087 / 16 亦父亦师，传内传外
- 092 / 17 为邓小平正骨
- 095 / 18 万言血书
- 103 / 19 每朵乌云都有一道银边
- 111 / 20 投石问路
- 118 / 21 花甲之年的奔跑
- 125 / 22 父子争当院长
- 134 / 23 天翻地覆慨而慷
- 141 / 24 情感之海
- 150 / 25 做他的病人是幸运的
- 159 / 26 “三不” “三个一样”
- 168 / 27 再造之恩
- 175 / 28 薪火相传
- 183 / 29 关于手的美学
- 190 / 30 陋室之乐
- 197 / 31 绝唱
- 205 / 32 精神不灭
- 210 / 后记

开篇 / 生命的最后时刻

他微微睁开了眼睛。影影绰绰，他看见自己的病床前围绕着很多人。是病人等我等急了吗？他想，还有这么多患者在等待着啊，我在床上躺得太久了，我得起来给患者看病，不能让他们久等。

他的身子吃力地动了动，像梦游者一样伸出枯瘦的双臂，带着输液针头、残缺了半截食指的左手略略举高一些，拇指与中指捏在一起，似乎掂着什么——那是一张无形的X光片。这时，他张开的眸子里，闪烁着一丝连逼近的死神都无法夺去的明澈的光。他的手左右缓慢地旋转着，视线凝于手指上，认真地观察着X光片。噢，这是一块压得粉碎的腿骨，伤得可不轻，但不能轻易就把这条腿截肢了，一定得给伤者保住。人要是没了腿，走不了路，就哪儿也去不了了。

他的手垂下来，在洁白的床单上写写画画，“开药方”，牵动着支架上的输液瓶微微晃荡着。他的嘴里含糊不清地絮叨着什么，

像在安慰着患者：你放心，你的腿一定能好起来的，你还能又跑又跳。没钱治病？没钱也不要紧，我给你开又便宜又见效的药……

守护着他的儿女轻轻捉着他那瘢痕斑斑的手，泪珠儿盈盈欲坠：“爸爸，你劳累了一辈，就好好歇歇吧，别再操那么多的心了，别老惦记着给病人看病了……”

他看清楚了向他俯下来的脸。是大妞玉凤、二妞玉龙、四妞玉苗、三儿维刚、四儿维玉、小儿维丹，还有女婿、媳妇们……三妞玉焕签证期到了，回美国去了，大儿维奎、五儿维伟、六儿维颖还在郑州……

除了把祖传的平乐郭氏正骨医术发扬光大，造福于世，他这辈子另一个大的成就，就是与两个妻子一道，养育了11个儿女。

他的嘴吃力地翕动着——大女儿玉凤把耳朵凑近他的嘴边，听清楚了：“你是老大，要带好头，搞好团结，好好工作……”

玉凤的泪水奔涌而出：“爸，我记住了……”

他又说：“我没有给孩子们丢脸……”

孩子们早已泣不成音，伏在父亲身上，说：“爸，我们也没给你丢脸……”

他的目光游移着，从每个孩子脸上掠过。没有看见三儿子维笃。前几次病重，维笃从海南岛赶到了他的身边，不眠不休地守护着。也许是维笃的莽莽生气赶走了死神，他在鬼门口兜个圈又回来了。这次，维笃为什么不来，还在生我的气吗？儿啊，直至今日，你难道还不明白父亲的心吗？

有一股风从门口刮进。那风是冷的，仿佛死神的召唤。气息奄奄，命若游丝，一个人走向生命终点之际大都如是。大多数人，在这命悬一线时的思想、牵挂、愿望，是难以捉摸的。随着呼吸的最后一口气，谁能知道那一刻在尚未停止感觉的大脑里最后的闪念是什么？人类往往为此遗憾——没有逝者能告诉活着的人们，人的精神王国在最后一刻回旋着的是什么。

也有极少数的例外，那就是已经登上驶向天堂的列车又及时回身下车的幸运儿。

他就是这样的幸运儿。过去3年，他曾经10多次被医院下达病危通知书，但都从阎王爷的掌心里逃了出来。纵然已过了古稀之年，但他不想离开人世，他还有无数斩不开的思念和抛不开的事务。

历次病危，他知道自己在生与死间徘徊、游荡时想的是什么，他知道自己心脏重新有力地起搏是为了什么。

第一次犯病之后，他就担心自己完成不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继上世纪50年代著作出版《平乐郭氏正骨法》，将祖传的验方、秘方贡献国家之后，古稀之年，他还要将自己学医、行医60多年的经验整理出来，他不想、更不能“带走”这些宝贵的医学财富。人嘛，总不能糊里糊涂地一辈子就交待了，总得为我们立足的这块大地留下点什么，增添点什么。这是最要紧的。他爱中医正骨这一行，把这辈子都交给它了。现在，他又把这一切都交出去了。他不知道马克思在伦敦的墓里接见过什么人，他想如果自己一旦去的话，他老人家肯定不要他背着这么些药方去见他的。

人固有一死，这是万古不变的规律。在随时都可能走向死亡的时刻，一个人脑子里想的是什么，盘算的是什么，最能说明他的情操，他的追求，他的理想。一次转危为安、死而复生之后，他得以完成自己的心愿，并回到给他注入生存乐趣的工作岗位，继续为患者治病。

可这回，生命还会给他这位刚过81岁生日的老人一个奇迹吗？

他像一头受到重创的狮子，一只垂下翅膀的苍鹰，眷恋着浩瀚的山林，在狭促的病床上挣扎、呻吟，仰天长啸……

在一个“暖冬”之后，深圳的鸡年之春特别寒冷，连日阴雨绵绵不绝，滴落的雨声仿似一只巨大的钟表，在天地之间记录着时间。大年过后，生命垂危的他已经说不出话来了。他的病情牵动着许许多多人的心，聚到他身边的人越来越多。有众多的同事、朋友、患者，有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河南省、广东省卫生厅、中医局领导以及郑州市、深圳市市委、市政府、市卫生局的领导，还有素不相识的群众……

他那被病痛折磨而变得瘦骨嶙峋的身躯，那当年为向党表心迹割臂滴血写入党申请书所留下的疤痕，那长年在X光射线下手为患者正骨被灼伤致癌不得不截断的残指，令每个走近他的人怦然心动，感动难抑，潸然泪下，同时感到高山仰止。他一直像一团看不见的火，温暖着他生存的这个世界；他又像一束无形的光，照亮着人的心灵。即使在到达生命终点的这一刻，他心里最惦记着的，依然是那些需要他的病人。

他顽强地坚守着生命，似乎还在等待着什么。

远在河南，分布在各地行医的弟子们闻听恩师病重，由李东升发起，1985年出师的同班同学白玉、李俊生、彭庆州、段婉珠、王丽华、王春萍、王宇霞、李素珍、张中亚等10人一道，自费由郑州飞到深圳，特意来探望他。

这时的他，已经口不能言，身不能动了。弟子们看着他，惊愕地呆滞了，随即心伤不已，甚至感到不可思议——他们心目中的恩师，是魁伟的、健硕的，身材笔挺的，一副虎背熊腰的样子。如今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个干瘪的老头，瘦骨伶仃，那双救治过无数病人的手不仅残断了，而且因为打点滴针扎不进去，药液倒灌，手指肿得像小萝卜一样……才几年不见，恩师怎么变成这样了？八十几岁高龄，本该安享晚年了呀，就这样还给病人看病，就这样还不顾自己的身体……

弟子们流着泪，一个个轮流走近他的床头，对他说：“老院长，我是王宇霞（李东升……），你要是听到了，就点点头……”

他的眼睛睁开了，放着亮，头略略动了动，他听到了，他认出来，王宇霞是最乖巧听话的学生，李东升是最调皮捣蛋的学生，白玉是这班学生中最成熟的班长……

“老师，我们都特别想念您，盼望您早日恢复健康！再教我们一些‘绝活’！”

“您一定要挺过这一关，我们还等着过您的82岁生日呢！”

慢慢地，一滴清泪从他眼角流了下来……

守在旁边的老伴哽咽着说：“他就等着你们了……”

他可能还等着什么，可是他等不到了……

夜幕降临了，夜色越来越浓，病房窗外的树木更显得高大，指向深远的苍穹。心肺功能衰竭的他踏上了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通道。于是，沿着漫长的地平线，无数人同时发出呼喊，那声音传遍过去与未来：

郭大医！

他感到有一个低沉响亮的音符在体内震撼，很久以前，这个声音就一直充溢于肺腑之中，他深沉地回应着：“自古以来，医生看病只能看好一方百姓，我说起来只是小医，吹上天也至多只是个中医。而共产党能治好中华民族，治好国家，使国家民族健康强大，才是大医。我是个平凡的小人物，不敢忘乎所以，冒充圣贤。”

突然间，他感到周身放出光彩，他被轻轻涂上了一层神圣的光

辉，照耀着所有等待和爱的时刻。在他的孩子们的头顶上，在他身边所有人的头顶上，悬浮着一个巨大的祝福。在一轮满月升起的温暖时刻，在一天最后的静谧的包围中，当确信一切都圆满地完成了之后，他的眼睛徐徐阖上，不再睁开——他永远地睡着了。

这一刻，时间定格在2005年2月26日22时16分，大医郭春园驾鹤西去。

挥别人寰之际，他仿佛听到结发妻子冯梅茹对他说：“你给咱妈争光了，给咱老祖宗争光了。”

他还听见一直伴随他左右的老伴姜素珍对他说：“党和政府给了你这么多、这么大的关爱和荣誉，你这辈子，值了！”

是的，他没丢孩子们的脸，也没丢老祖宗的脸，更没丢共产党的脸。他没有虚度一生，他可以毫无愧色地去见泉下的老母亲、老祖宗了。

① 极尽哀荣

3月5日的早晨，连日阴雨霏霏的天空突然放晴，一缕缕泛着绛红色朝霞的阳光喷薄而出，洒落在城中央地王大厦侧旁金塘街一幢身姿并不高大的建筑物上。

在最近一段时间，这幢夹在高楼大厦的缝隙中毫不起眼的小楼因为一位平凡而伟大的老人而成为许许多多中国人的视线聚焦的中心。今天，这位老人要永远走出小楼的大门，永远离开这里的人们了。

这幢小楼，就是中国著名骨伤科老中医郭春园在晚年与儿子、弟子们一道艰苦创业兴办的深圳平乐骨伤科医院。在小楼的一间诊室里，他工作、生活了近20年。

大门口，几百名医护人员及众多自发而来的市民排成两列，等待着向郭春园作最后的告别。

8点30分，郭春园的遗像在妻子儿女的簇拥下，在二儿子郭维笃的怀抱中，缓缓从灵堂步出。带着初春气息的南风轻抚着遗像上的黑纱，像要拽住他远行的脚步，依依不舍，依依不舍……

行至大门口，郭维笃的腿像被脚下的土地吸住了，走不动了。贴着父亲遗像的胸膛血潮翻滚，一颗心仿佛要穿膛而出。他将父亲的遗像高举过头，哽咽着大声喊叫：“爸，您再好好看看您倾尽心血的医院吧！您再看一眼您的弟子，看一眼来为您送行的人吧！……”

顿时，泪雨纷飞，郭家人全都哭倒在郭春园的遗像前，所有来送别的人莫不哀声一片。哭声震落了街头老树上的枯叶，落叶飘零间，树梢仿似被惊醒一样，爆出了一星星嫩绿的碎点……

良久，悲痛欲绝的郭家人才控制住感情，郭春园的遗像被护送上灵车。

灵车啊，你走得慢一点，让郭老细细地看看这个充满灵气与流光溢彩的城市。他来深圳这么多年，除了节假日到儿女家吃吃饭，病重时到设备条件好一点的医院治疗，日常的活动范围只局限在平乐骨伤科医院那幢小楼以及方圆不足数百米的地方——除了偶尔到附近商场买点吃用的东西，他的心思、他的精力、他的时间，全都倾注在医院，倾注在病人身上。

老院长，您走得慢一点！老院长，您别走！老院长，您一路走好！

送灵的车队缓缓前行，人们眼含热泪，紧随着灵车，送过一程又一程。

夹在送别郭老的人流中，我来到了深圳殡仪馆大礼堂。

礼堂前，数百只花圈在两边组成一条几十米长的鲜花通道；礼堂里，布满了国家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河南省委组织部、

宣传部，郑州市五套班子，广东省卫生厅，河南省卫生厅，深圳市各机关单位、市医疗卫生系统以及各级领导和群众以个人名义敬献的花圈。百合、白菊、黄菊散发着清幽的芳香，寄托着人们无限的哀思，两排白衣护士在为郭老守灵。

礼堂正中，悬挂着一道横额“沉痛悼念郭春园同志”，挽联上书“赤血赤心写忠诚，大医精诚铸骨魂”；遗像上的郭春园，那像湖水一样深沉的目光热切地凝视着眼前的一切。遗像前正中的大型花圈上，写着“郭春园夫君千古”，落款是“夫人冯梅茹、姜素珍携子、女、媳、婿及孙、外孙、重孙、外孙辈60多人痛挽”。

哀乐低回，冯梅茹、姜素珍两位老人一个坐在轮椅上，一个坐在椅子上，身边环绕着一片身穿黑衣臂戴黑纱的子孙们及弟子们，向前来吊唁的人们致谢。

我想起郭维笃对我说过的一句话：“这可能是中国最后一个大家族。这个大家族的故事，比《大宅门》还复杂，还精彩。”面对这样一个家族，这样一个已逝的大医和他传下来的后代，我能探寻到的，将会是什么？

10点，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房书亭等有关方面领导及深圳市领导白天、王穗明、王京生、梁道行、廖军文等人步入了礼堂。由郑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柳身主持，郭春园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开始。

在郑州市委副书记祁金立介绍郭春园的生平中，人们看到了罩在他头上的一轮轮非凡的光环：我国著名的骨科专家，人事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确定的全国500名老中医之一，获卫生部